

解答者：李炳南居士

羅東聶雲居士

問二則

問一：佛教領袖示寂，火化之後，檢出許多舍利，不知什麼叫舍利？

答一：舍利乃在印土之名，譯成華文為骨身，或稱靈骨。

此次章嘉大師焚後所出者，已見照片，茲不贅述其形。惟此事必生前有戒定慧功夫，始得結成，說見金光明經捨身品。

問二：學人在山上做工，時常發現蜈蚣毒蛇，有許多同事要打死，但是學人都把他放掉，有人說不打死你要有罪。

答二：各人立場不同，故觀點各異，彼等如孫叔敖之存心，以人為重，仁慈範圍狹小。居士受釋尊之教，以眾生平等，仁慈範圍廣大。此尚以事而言，若以理論，未造罪者，即不得處之以刑。倘以此物有加害於人之能力，遽加以罪，世上一切男子；自應盡施宮刑，以其具此器體，有行姪之可能也。

東勢胡正臨居士問五則

問一：如何圓解三如來藏？請以例證之！

答一：可以古鏡為喻也，鏡體為塵垢所蒙，此即藏之「隱覆」義。

體雖被覆，而光不滅，以體未滅，即含光之功能，此即藏之「能攝」義。光依鏡體，塵垢亦依鏡體，是古鏡含光垢二事，此即藏之「所攝」義。事雖三而理實一，本理言事，即圓解也。

問二：楞嚴經講義二六五負第一行「若是見色見已成色」此二見字作何解？同頁第三行講義中有一「不能以見見見」此三見字如何分別？

答二：見色見已二見字，即作看見解，何必他求曲折。至注內之以見見見句，第一見字，作真見解，第二見字，作能見解，第三見字，作妄見解，如曰，不能以真見，能見其妄見也。

問三：此一眞法界諸聖所見無自無他，清淨本然，凡夫所見自他分明萬相森羅，處今原子電能時代，物質異昔昌明，用以戰爭殺傷何止千萬，如此說來，心物似乎對立，如何是三界所有唯是一「心」？

答三：原子電能，亦是心中事，戰爭殺人，亦由心中發。

問四：浮塵與勝義二根之區別？

答四：眼耳鼻等現外之器體曰浮塵根，各器內具之原點曰勝義根。

問五：既是「見與見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心物之是一如，何以「迷已爲物，被物所轉」即將「輪迴是中自取流轉」是義難明尚望示明。

答五：此條但畫「」號，未舉出自何典，無法檢討。且有數字繕寫不清，並不便率爾奉答。

嘉義章普明居士問五則

問一：敝人念佛近年，常感不得一心而苦。現因住院，我就抓住機會，一切閒散免，靜亦不讀書即念佛，動亦彌陀，終日不讀書時刻不忘，如此未及一月，心中大覺輕鬆，現在每次念佛，總覺得不想住口，好像愈唸愈有意味似的，所謂法喜充滿，吾實有此感，請問這喜是否合乎唸佛的要求？

答一：法喜充滿，不現修何法門，皆須也。

問二：對於精進方面。因敝人毫無學識。且生性愚鈍。記憶力亦全無。雖勤讀，只不過加強信願而已。並談不上求到些什麼。(因為邊讀邊忘)所以我對佛學研讀的重點，在於體會空理，認為別的都是多餘。不合我的需要。這是否算得上精進？

答二：「體會空理」，初學何能作得到，「別的是多餘」，語有過錯。佛法如海，大象與小蚊，皆許其飲，各盡其量而已，蚊飲雖少，不可斥海廣為多餘也。至云精進，則不限一門多門，只能於所修之法，毫不退轉，勤之又勤，即是精進也。

問三：現在我最喜好唸佛。因為唸時的清淨，覺得太快樂了。因此對於閱讀，總覺得厭煩，除了有關心體的讀物外，餘皆不感興趣。這樣心情是否對？

答三：一門深入甚佳，但須立定誓願，不為外誘所搖動，方為貴耳。

問四：持佛號至心境平靜時，常發出至誠恭敬心。雖在行動時持念，也陣陣發出似在行五體投地的接足大禮。唸佛貴乎一心不亂。

此是否亂的現象？

答四：此是好相，亦是初步應存之念，暫不必談高調也。

問五：佛徒斥耶教的博愛是自私於人類，是惡是善，耶徒以殺生為善事。當然是惡非善，佛家的因果律豈不是破壞了嗎？

答五：說昇天就昇天，事也不這樣容易，中外各教，何止數百，普遍者亦非一教，因果自有其因果，未開天眼，只知眼前，總論三世則茫然矣。

臺中張清錦居士問四則

問一：信仰與悟道，何故非合一不可。

答一：信仰是因，悟道是果，悟而後修，修而後證，修證又是一因果。合一者，即是修因求果也。

問二：何為菩薩根本精神。

答二：上求佛道時精進，下度眾生不休息，即是菩薩根本精神。

問三：善人生惡子，健康人生弱子，賢人生愚子者，屢屢見之是因果不相應耶。

答三：因果須合三世觀之，居士可查看本社所出之佛學問答類編，此等問題，俱詳記。太陽曬冰而冰益結，大雨落地而地益燥，方得謂之因果不相應。

問四：我自身有生命，此生命與佛，有何關係？

答四：身求趨吉避凶，性求不生不滅，達此二種目的，全由智慧，必佛開示，方能悟入。是生我肉軀者父母，活我慧命者佛陀，此其關係也。

臺南顏寬文居士問十則

問一：修淨重在信願行，自諒願

行不及信力，自信臨終仗佛慈力接引，未悉自力經，佛力大，合一返照生西作確定觀待可否？

答一：果能作生西確定觀，即是願力切矣，更希加工念佛，則三要備矣。

問二：萬一今生未達西願，深怕來生迷途，或投與佛隔國之地，豈不枉費今生修持，希大德開示，

答二：此想便與前條矛盾矣，奉勸居士，還是死心踏地，真信切願，勤加持名為妥，不能生西，今生修持，固不唐捐，幾生方能遇緣再修，大成問題。

問三：設有能畫菩薩相，奉送信者及不信者供養，自己默默回向一畫佛結善緣願生蓮邦，再祈結緣大德為未來五度師一不慧怕未來迷失本性故這樣回向，未知合理否？或有貪欲苗存希開示！

答三：此舉雖不背理，終是捨本務末，四八願王不去依賴，反依其他來作度師，豈非喬木幽谷，有所不辨乎？

問四：普門品內中有句「乾闥婆，迦樓羅，緊那羅，摩睺羅伽」等數字未悉作何名義，希大德分示以增慧力！

答四：此四名皆為梵語，一譯樂神，二譯金翅鳥，三譯歌神，四譯蟒神。

問五：末學前在臺北時，因受團體生活，故未能持素。今承麻豆中營觀音寺住持珍妙師邀請在敝寺擔任夜學教導之職。得以如願以償。但恐日後再有他往，而受環境逼迫，致無法終身持素，到那時，是否有害道業？

答五：持素在隨人之願，豈在地址，若因環境轉變，便是自己無志

，無志者道豈有成。

問六：僧團內所用的袈裟，有五衣，七衣，九衣廿五衣之別。此數種限於何種比丘穿用。又此廿五衣必須限於受具足戒的比丘穿用，或未受具足戒的沙彌亦可穿用？在家居士在做佛事，是否亦可穿用？

答六：在家居士受滿分五戒，只許搭縵衣。其他皆是出家人所用。

問七：末學現在敝寺，於三月十九日「農曆」浴佛日「此地例年日子」見有在家居士亦穿此廿五衣做主祭與眾比丘尼共做佛事，此居士尚留有西裝頭髮，論此是否合於佛規？

答七：區區足跡數十省，所見土地祠中之像，皆是方巾對襟長袍。從未見有穿戴玉皇大帝冕旒龍繖之土地公。准此，似屬不妥，但尚祈另開研律之出家比丘，方得確解也。

問八：對於收徒。未受具足戒的出家人「即沙彌」是否亦可收徒眾。「出家收出家」。或是限於受具足戒的比丘，比丘尼，才有此能力？

答八：區區係在家近事男，但會尋章摘句，看幾卷經。至於叢林寺廟等規範，實一無所知。

問九：出家人受戒後，並無照戒律所行。每日惡口惡意不知犯過多少戒律。此種出家人，佛在世時釋尊稱做「獅子蟲」欲論此類終來是否能往生？

答九：出家人如何，暫且不論，在家居士受戒者，幾如過江之鲫，能守戒而不惡口惡意者，豈盡是耶，我但守「不見出家人之過」一戒，益在我矣。

烏日林得模先生問三則

問十：既為佛教徒「出家在家人」求神問卜之事，並且向神明求丹，草藥，作此迷信的行為。此是邪見否？對道業有何妨害？

答十：迷信即邪見，邪見有淺深，道害有大小，亦不能預決定焉。

問一：文字乃文明之根源。故凡有用文字之人。應當皆須敬惜字畫。以報答文字之恩為是。但近來亦有學佛之人不肯敬惜字紙，將字紙亂亂使用。亂污穢，亂廢棄。不知對學佛修養上，有關係否？

答一：文字開智慧增道德，諸端賴以進化，厥功至偉。集而成辭，可表聖賢名字，或其訓誨，散之亦可作聖聖訓之分體觀。我國古俗主敬，故對字紙不忍踐汗，今俗薄敬衰，即對古聖先賢；尚存蔑視之心，況字紙乎。此時風使然，非學佛者單獨如是也。

問二：米穀粥飯，乃養人命之根本。學佛之人，因無飼養畜生，將洗米之瀝，食餘之粥，不肯與他人飼養畜生，恐助成他人飼養畜生長大，致速被殺，而亂將瀝粥飯亂遺棄。不知有犯輕棄五穀，忘恩負義之罪過否？

答二：餘飯不施畜生，亦有分別，如鄰家無力養豬，因我日有飯棄捨，彼乘此機，得養一豬，此有過也。設有餘飯，不按一處施捨，或分與犬，則安有助殺之嫌。若輕棄五穀，便損福矣。

問三：儒道兩教，乃我中國固有之宗教，為固有文化，民族精神，國民道德之根源。故在我中國，儒教如小學，道教如中學，佛教

如大學也。有上等資格之人，則能進入中學，若只下等資格之人，則只進入小學。而拜仙拜神，若對人道上無背道德犯法律，而能養成高尚之道德人格者，亦屬堂堂之國民也。倘背道德犯法律，而受法律之制裁，致破壞人道規格者，即屬迷信邪信者，應當排斥也。近來之佛教徒，對於拜神拜仙之人，多有排斥其為傍門外道邪門外教者，不知有違背民族精神國民道德之根本否？此乃對民族精神，國民道德，有重大關係也。

答三：外有二解，一者，佛法假名心法為內，非心法為外，凡不修心法者，概曰外道，謂其僅知外法也。二者本教以外之道，此則各教對他教，皆可稱之，實非罵人語也。旁邪則有別，旁者非正，邪者不端，如迷信造謠謂釋迦退位，彌勒代掌天盤，玉皇已改關帝，某佛降臨等。甚則拆卸佛經，夾雜偽語，自欺欺他，謬稱三教合一。凡此之類，大都黃巾白蓮天理八卦等門支派，無知妄作，害人慧命，邪不息，正不崇，故斥之耳。若夫儒教純正，佛徒何嘗不並尊重！至於道教，今已是張道陵之天師教，非復漢時之黃老矣。聞先生乃讀書之人，詳考歷史，自知其由！若言民族精神與道德，惟儒教有之，其他亂七八糟之雜教，何得稱焉。

「啓事」：夢萍居士鑒：區區孤陋寡聞，下問六條，語出何經，請示知張行，以便檢查，倘能得解，再擬奉答。